

李

鴻

章

二

三

事

邵鏡人



一八九六年三月李鴻章任專使赴俄
之在海上留影時年七十四歲

李鴻章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，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從曾國藩遊，講求經世之學。於咸豐四年練團勇，得曾國藩保薦，因以騰達。其率淮軍赴援上海時，嘗親臨虹橋督戰，偏將張遇春大敗回，鴻章飭左右取其首，張遇春懼而復馳敵陣，奮勇直前，大敗之。是役，太平軍十萬衆，淮軍僅數千人。可見哀兵必勝，死地後生，兵家之常耳。

鴻章對於下屬，若喜之必罵曰：「×娘的，好好幹！」凡受罵者，莫不喜形於色，以爲將走

紅也。一日，某候補知縣來謁，鴻章觀其貌，聽其言而悅之，亦罵曰：「×娘的，好好幹！」某立而對曰：「卑職不敢×大人的娘！」鴻章色沮，無詞以對，然亦不恨某。

二

鴻章負中國數十年大任，兼當外交要衝，其政策與手段，固有可議者，然非有心媚外，且對外人詞色矜傲，有自大狂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其總督直隸時，督署故例，凡外國使節來見，必以酒果招待，雖一日數至，而酒果不缺如故。場面頗爲潤滑，但態度不見謙恭。某日法使來見，方談

三

「君等眷屬皆在此，守歲迎年，團聚甚樂，老夫蕭然一身，枯坐無聊，不如招幾個洋人，與之嬉笑，亦消遣之一法，明日君等，皆不必來，老夫一人當之可耳。」其視外人往往如此。猶記民初北京國會議員湖北田桐有言：「今日所謂外交家者，皆洋奴也，荷肩諂笑，以媚外人。惟李鴻章義仗敢言，不卑不屈，眞外交家也。」撫今追昔，不禁令人感慨係之。

甲午之役，先是清廷和戰不決，鴻章主和，李鴻藻、翁同龢主戰，形成雙方對抗之局，清廷乃以「一面備戰，一面和商」之糊塗政策應付。時袁世凱爲駐朝鮮商務總理，迭電告急，鴻章以鎮靜忍耐應付答復之，世凱不得已，謾稱面陳大計，遂得回國。鴻章仍飭其回任，世凱支吾以應，密謀走李翁之路線，鴻章偵知其情，召世凱，一怒之下，擯其嘴巴，世凱憤而入京，利用機會，一躍而參加維新派，又出賣維新派，以取悅于西后；再一躍而小站練兵，獨樹一幟。爲北洋軍閥「始作俑者」。殆一耳光所貽之禍耶？鴻章地府有靈，應悔取下無方，以致叛己，而種國家無窮之患也。

天下事，鴻章忽然問道：「你今年，年幾何矣？」外人習慣，最忌人問年齡，但備其威望，亦不敢不答。鴻章掀髯而笑曰：「然則，是與吾孫同年耳。吾嘗到巴黎，與汝祖父暢談甚歡，汝猶能記及否？」法使局促而別。從此輕慢中國之態度，稍稍改變矣。

某年歲暮，俄使專書請定期見，鴻章即批明日延見。時張侍郎樵野在座，進曰：「明日除夕，公尙有暇接見使節耶？」鴻章慨然曰：

鴻章巡閱海軍至煙臺，德國駐東亞海軍提督乘巨艦來謁，鴻章接待如儀，德將善詞令，極稱鴻章名播五洲，夙所欽仰，擬明日于艦中備酌，請辱臨以示光寵，鴻章允之。繼謂嘉友杜靜軒觀



察曰：「君知德將邀飲之意乎？」吾察其人，外謙恭而內陰險，彼知我之衛士，皆習陸軍，不諳風濤，若登海艦必暈而仆，彼用詭術，使各國觀操演者引為笑柄，如此，不惟墮吾威名，且損失吾國之光榮，不可不預防之。」于是，召衛士營官，授以密計。

四

次日，鴻章率衛士登德艦，與德將對案坐，衛士分列于旁，並肩相擠，垂手至髀，又復相互措手，屹立若城牆，各國海軍武官皆至，酒數巡，忽聞砲聲轟然，如山嶽崩裂，艦身簸蕩，海水沸騰，席上杯盤俱翻動，而鴻章之衛士，則分列如故，無一驚仆者，鴻章以手擦髀，目視德將微笑，德將赧然，強作飾詞曰：「辱公光臨，特鳴砲致敬耳。」鴻章笑曰：「謹謝雅意，素聞貴國克虜伯廠大砲，有名于世，今殆如是而已，能使某再聞其巨聲乎。」德將慚沮。鴻章宴罷歸來，輒為幕友備述其事。先是，德將初來時，頗輕視鴻章，聞人譽鴻章，輒不嫌于懷，自此以後，始甚嘆服！後常以語人曰：中國李鴻章，略似吾德宰相俾斯麥云。

五

鴻章督直隸，其胞兄瀚章，總制兩粵，權位煊赫無倫，子姪輩居合肥原籍有仗勢作惡者，某年與鄰人偶爭佔基地，訴諸官，官畏其勢，捕鄰人，置于獄，鄰里公憤，控訴于巡撫，巡撫乃會文正所還薦者，並不畏其勢，擬秉公執法，子侄恐事敗，乃乞援于鴻章，鴻章復職，並貽詩一首云：「千萬家山為塚壙，讓他人三尺有何妨，長城萬里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」此事遂寢。

六

先是，鴻章督兩江，奉旨內調，繼任者，為胞兄瀚章，鴻章故密其名，太夫人尚在督署，詔之曰：「汝即北上，何不將乃母先期遷出督署耶？」鴻章曰，唯唯！既而，交接有期矣，太夫人益急，促其速遷家，鴻章曰：「無妨也！」越日，門者報曰：新督至矣！旋見戴大紅頂，穿花蟒袍之新督，直入後堂，奔至太夫人面前，伏地叩頭曰：「兒來接二弟事！」太夫人恍然悟，輒然笑，老懷愉快，可想而知。鴻章故弄玄虛，以取悅老母，其用心亦孝矣。

七

鴻章以大學士，歷聘各國，輒挈其子經方同行，長途無聊，父子閒話，鴻章顧謂經方曰：「汝父負國家大任數十年，位極人臣，富貴足矣，果何故而至此耶？」經方躊躇未對，鴻章拈鬚而笑曰：「命運佳耳。」世之庸妄豎子，一登高位，予智自雄，以為天下人莫我若，我固應如是也，以視鴻章謙虛自牧，而委之于不可知之命運，其度量高下如何耶？」

鴻章居相位，七十大慶，太夫人猶健在，自撰壽聯云：「已無朝士稱前輩。尚有慈親喚小名。」人生到此，快慰何如。

鴻章病咯血，六七日不進飲食，臨危時，語以私，則不答，時周玉山方伯，馬金三金門在側，問及國事，未嘗不淚涕而下。尤奇者，目已瞑矣，周玉山大哭曰：「我尚有言，公何遽氣絕！」鴻章目忽大開。旁人都責周玉山多言，於是詭稱曰，俄公使言：「相國即去位，斷不作難中國事，兩宮不久亦自西安回鑾矣。」鴻章目乃堅閉，臨死尚不忘國家大事，真有古大臣之遺風歟！

張振玉教授著

譯學概論

定價捌拾元

臺北文化、文源、聯合、遠東
各大書局均售

- ※ 門上裝信箱，可使郵遞安全又迅速！
- ※ 郵差送信時，請管束畜犬以免傷人！
- ※ 印刷物和包裹內，都不可夾寄信函！
- ※ 限時專送郵件，隨投隨收隨到隨送！